



冰缘 冰梦 冰心

中国军团今天抵沪出战花滑世锦赛

结束在北京的封闭训练,今天上午,参加本次花滑世锦赛的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开赴上海。对于本次上海花滑世锦赛,中国军团想要创造历史。

封闭训练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备战世锦赛的健儿们大都没有在家团聚。结束四大洲锦标赛回国后,休整了不到一周,就纷纷回到基地,开始最后备战。大年初二,当别的地方还沉浸在浓浓春节气氛中时,首都体育馆训练馆的冰面上,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紧张训练景象。

四周的封闭训练后,上周初,全体参赛队员在训练馆进行了带妆模拟合练,周二开了赛前动员会。中国花滑队总教练姚滨和其爱徒助手赵宏博欣慰看到,参赛队员们逐渐展现出了最好的状态。赵宏博感慨:“感觉大家心劲很足,都攒足了劲想在世锦赛上表现一番。”

对于“海上皇冠”这个场地,中国花滑队队员并不陌生。三届中国杯花滑大奖赛,两场冰上雅姿花滑盛典,大多数队员早已爱上这块洁白的冰面。作为首次在中国举办的最高规格花滑大赛,主场利弊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对此赵宏博坦言,对于大多数运动员而言,主场作战有压力,更有动力。

冰上伉俪

35岁的高龄,遍布老伤的身躯,报名出战2月份的四洲锦标赛,庞清和佟健的“疯狂”把冰迷吓了一跳。一年前,两人在索契冬奥会憾失奖牌后便退出赛场,去年9月份,佟健的体重一度达到80公斤。为世锦赛再拼一把!很多人并不理解,两人毕竟已经拿到过两届世锦赛金牌,复出有意义吗?

“有一些冰迷不理解,也说了一些风凉话,给我们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佟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两个月前,两人在参加了十多次的四洲赛场上,竟然出奇的紧张,短节目也出现了小失误,以及并不流畅等诸多瑕疵。好在自由滑阶段,两人找回了自己,也让裁判为他们打出了全场最高的表演分。

尽管他们只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但从现场观众的掌声,包括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提问焦点,都在两人身上。而冰迷们也开始理解并支持他俩,“一直以来,我们放弃了很多同龄人的生活方式,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花样滑冰上,将自己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平位置上,可以说,这样的表现是对我俩的一次回报和褒扬。”佟健说。四大洲锦标赛的结果虽然不



■冰上伉俪庞清、佟健期待在上海花滑世锦赛实现自己的梦想
图 CFP

尽如人意,但回归之后就登上领奖台,也证明了这对冰上伉俪的实力。

在四大洲锦标赛短节目选取中,两人选择了探戈作为“最后之舞”——这也是1999年,不到20岁的庞清和佟健首次征战国际赛场时,他们在国际舞台留下的最初印记。“这个赛季之后就要离开赛场了,希望以什么开始,就以什么结束。只是多年以后再滑探戈,感觉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佟健说。

梦想还在

羊年是佟健的本命年,大年三十除夕夜,穿上红袜子,他和搭档兼爱人庞清在位于首都体育馆的运动员宿舍门口点燃了一万响鞭炮,噼里啪啦的脆响,再加上灿烂的焰火礼花,烟花绚烂中,寄托了两人的美好希冀:“在羊年为自己的运动生涯做一场最后的完美演出。”那便是下周即将举行的上海花滑世锦赛。

从1999年起连续参加了15届世锦赛,两人从未在主场征战

过。将上海作为职业生涯的终点,上海世锦赛,两人充满了期待,“作为运动员,肯定会全力以赴比好每一场比赛。但如果能在运动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收获一枚金牌,那一定是最完美的结局。”佟健说道。

携手22年,滑冰年限超过30年,佟健和庞清就是这么一次又一次坚守、坚持,在挑战自我的同时也不断刷新自己的人生极限。“梦想还是要有的。”这是庞清和佟健的内心独白,也让我们期待两人的梦想能在上海得以实现。

本报记者 厉苒苒



上海,春暖花开的日子,一段冰雪情缘正在展开。麦克斯里普卓克从加拿大卡尔加里经过14个小时的飞行,昨天下午4时抵沪。3个小时之后,这位花滑世锦赛加拿大代表团团长神采奕奕地出现在酒店大堂中。“自从去年11月在这里参加花滑世界杯后,我就一直期待回到上海。这里有着不一样的冰雪魅力。”我们,正在白色的天地中潜行摸索,而来自前沿世界的他们,又带来怎样的故事一同分享。

每个明星被熟识

除了冰球,花滑可以算得上是加拿大的第一运动。“我们是冬季奥运会的国家,冬季项目更有人缘。”只要水准达到过全国锦标赛的花滑运动员,走在加拿大的大街小巷,一定都会被认出。斯里普卓克49岁,这辈子都在和花滑打交道。别看他现在大腹便便,形容自己“横着成熟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他曾是加拿大的全国冠军,还参加过奥运会,获得过第九名。斯里普卓克开着玩笑:“所以我这张面孔,也有不错的辨识度。”

斯里普卓克的常规身份是加拿大滑冰协会精英运动员主管,他已经在职8年,带领团队参加过两届奥运会。“与电视转播商的紧密合作,是保证花滑曝光率和稳定发展的关键。”每年的全国锦标赛,国家电视台都会全天候转播。赛事、专题、人物、幕后,一个都不能少。“收视率非常不错。这是每年的花滑大事件,普通民众也当作一个节日。”

每个孩子会滑冰

在加拿大,不会滑冰的孩子是不合群的。“靠山的地方,孩子们可能会滑雪。但全国各地,每个孩子一定会滑冰。”每一个小镇,都会有滑冰俱乐部。“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是全国范围内,至少应该有3000家俱乐部。”斯里普卓克表示,只有推广到大众层面,只有拥有百分之百的参与度,一项运动才会长盛不衰。

所以,在加拿大学滑冰并不是很费钱的爱好。起始阶段,60个星期为一套课程,一周两节课,每节课45分钟,“换算成美元的话,大概在100美元左右。”一个班级,会有三四十个小孩,六七名教练。如果孩子们拥有更高远的追求,也可以自己找教练,不同的教练花费在30-200美元。“收费一定要亲民,才能推动普及。这项运动其实已经成为一项产业。”在加拿大,国家认证的教练有2000余名,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人群。“比如这次来到上

加拿大代表团团长眼中的花滑运动

在白色天地间翩翩起舞



■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斯里普卓克抵沪后神采奕奕
本报记者 华心怡 摄

海陪同队员们参赛的教练,都是三四级的顶尖教练。”

每个队员很知足

加拿大花滑的首席明星,要算是双人滑的埃里克·罗德福德和梅根·杜哈梅尔。今年他们还未曾被击败,“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一周在上海即将发生的故事,希望这个纪录还能保持下去。”但即便是埃里克和梅根,他们也并没有太多的商业赞助。换句话说,他们都算不上财大气粗的那一类明星。“在加拿大要想获得大的赞助商很困难。事实是大家都很出名,但并不是百万富翁。队员们的心气很平。”

加拿大有国家奥林匹克基金,这笔欠款保证了现役运动员的收入。而因为花滑的流行性,也常常会有一些表演赛展开。加拿大的华裔运动员陈伟群决定今年一整年不参加正式比赛,他试着在奥运会周期里找到一个平衡点。“不参赛是他的决定。但他会去日本、美国等参加表演赛。今年他的表演赛可能会有十个。他不可能获得像足球、网球运动员那样的出场费,但应该也是一笔可观、稳定的收入。”即便是梅根和埃里克这样正在参赛的运动员,每年也会安排至少参加一项大的表演赛。

每逢大赛,斯里普卓克总会提前一天到达赛地为团队打前站。他们的队员们分散在不同的俱乐部,从不一起集训。每年9月国家队会一起进行3天的露营,增强情感交流。“最近一次我们聚在一起都在谈论冬奥会。我们知道中国的实力,也相信中国能够呈现不一样的精彩。”斯里普卓克说自己一定会投中国一票。本报记者 华心怡

2015 花滑世锦赛
距离开幕还有



3 天